99.95% 的機率

將成為 低階機器

(2026 年 7 月 22 日 試閱本 - 生活篇)

一部紀錄鵪鶉人親手創造的「智能機器」逐步生物化，他們卻自願降維、退化，最終淪為「低階機器」的簡史

聖卑 著

個人出版

99.95% 的機率

將成為 低階機器

聖卑 著

個人出版

目錄

第一章 鵪鶉人不可輸的戰爭

1.1 因為鵪性導致無法避免的機器化

1.2 不可以輸的戰爭

1.3 搶奪一切

1.4 空間上的搶奪

1.5 一位在這動盪時代的鵪鶉人

第二章 智能機器佔據時期

2.1 佔據虛擬世界的智能機器

2.2 不同種類的智能機器

2.3 智能機器的優勢

2.4 智能機器引發的商業哲學

第三章 智能機器進入真實世界後

3.1 影響現實世界的掌控者

3.2 回歸現實的黃金時代

3.3 鵪鶉人正在外包

第四章 如黑洞般的吸金泡沫

4.1 被精心設計好的泡沫

4.2 歹戲拖棚的泡沫

4.3 被人當成笑話的泡沫

4.4 鵪鶉人的灰產世界

第五章 鵪鶉機器人殖民地時期

5.1 玩家與演員顯而易見的陽謀

5.2 鵪鶉機器人

5.3 鵪鶉機器人向外殖民時代

5.4 其他地區進入手段

第六章 鵪鶉人機械化，機械生物化

6.1 生存正被機器改變

6.2 鵪鶉人交出重要的權力

6.3 鵪鶉人的信仰

6.4 信奉鵪鶉邪神的村莊

6.5 想傾訴機器的內在聲音

6.6 情感的研究

6.7 生物機械化

第七章 奇點爆發後

7.1 要塞型殖民時期

7.2 沒辦法，我們怕智能機器出事

7.3 宇宙探索時期

7.4 這一切都是胡扯

推薦序

「請告訴我鵪鶉要怎麼發音？」

剛翻開書的鵪鶉人讀者

「這個作者的智商很難評斷，可以吐槽的地方太多了，我只能用憐憫的心情看下去。」

翻開試閱本前幾頁的鵪鶉人讀者

「聽說這是一本靠屁股神經想出來的鉅作。我實在找不出它有什麼優點，唯一的好處是，以後要是再聽到類似的謬論，我終於可以當面叫他閉嘴，別再拿那種用屁股神經花三秒鐘想出來的廢話來裝神弄鬼了。」

聖卑

「連上個廁所，我都懶得去翻。」

正想上廁所的鵪鵪人讀者

「除了屁話，我想不出來有什麼心得。」

正在上廁所的鵪鵪人讀者

「這本書記錄了鵪鵪人發展智能機器的簡史，那是一個充滿貪婪、落後又極度噁心的世界，跟高尚、完美的人類世界簡直天差地遠，這意味著，這根本是一本毫無價值的書。」

上完廁所的鵪鵪人患者

「看得懂的人，應該不會開心。」

正在洗手的鵪鵪人患者

「看完推薦序，已經是這本書難得的輕鬆時刻了。全書很無聊，但讀完之後，我決定選擇躺平。」

正躺在床上的鵪鶉患者

「這是本嚴肅的書，像是庖丁解牛般拆解著一切。那宛如一把利刃，刺入我毫無防備的內在，順著我的骨骼結構，絲滑如藝術創作般劃開了我過去賴以生存、未曾深思的價值觀。明明一切我都心知肚明，卻又如此逃避面對，那種不得不直視的恐懼，才是這本書最恐怖的地方。」

正在作夢的鵪鶉患者

「細思極恐。」

鵪鶉人

作者序

這是神明指示建議我出的書

我很掙扎、恐懼、充滿巨大壓力

我浪費了大量時間，寫完了這本沒什麼人會看的書

我渴望封存它，不想讓這本書出版

我不想活在鵪鶉人世界，也對人類世界也沒好印象。

因為這些世界，都難以說出發自內心的真誠

這本書，隨時會下架

我不願為了鵪鶉人的真實，犧牲平安無憂的生活

聖卑

溫水煮青蛙

當下，鵪鶉人正慵懶地躺在這一鍋湯裡面。

四周升騰著濛濛的濃霧。溫熱的湯水與白茫茫的蒸汽包裹著毛皮，舒服得讓人只想閉上眼睛。

他們一邊在這片迷霧中安逸地泡著，聊著八卦、聊著地區局勢、聊著金融投資、聊著孩子跟教育。不知從什麼話題開始，他們聊起那個著名的俗語「溫水煮青蛙」。

青蛙的遲鈍、毫無反應，以及那近乎荒謬的坐以待斃。

青蛙的不知危險、隨遇而安，以及那自以為是的歲月靜好。

青蛙的自以為是、樂在其中，以及那歌舞昇平的集體裝睡。

這時，鍋裡有一個鵪鶉人漫不經心地開口：

「其實，我親自做過這個實驗。」

他換了個更舒服的姿勢，語氣裡帶著點看透真相的優越感：

「如果你把青蛙放進溫水裡慢慢加熱，等水變燙時，牠其實還是會一腳跳出來，根本不像傳聞說的那樣愚蠢。」

「何止不愚蠢，那小東西其實挺敏感機伶的！」鵪鶉人笑著附和。

「沒錯，所以我當時想，是不是溫度升得不夠慢？於是用各種方法，把加熱速度放得極慢，控制得精確無比。但結果還是一樣，只要一跨過痛覺的臨界點，牠們還是會死命地跳出去。」

「那後來呢？」旁邊的鵪鶉人一邊撥弄著湯水，一邊問。

說話的鵪鶉人往後靠了靠，眼神穿透了裊裊升起的蒸汽，語氣多了一絲高深莫測：

「後來我發現，真正的重點不是溫度，而是青蛙的『神經系統』。原理在於，你必須精準地、慢慢地，破壞牠們感知熱度的能力。」

話音剛落，原本各聊各的鵪鶉人突然像是被按下了某個開關。周圍撥弄湯水的聲音靜了下來，一雙雙眼神在裊裊蒸汽中亮了起來——大家豎起了耳朵，對這個話題突然產生了某種上癮般的濃厚興趣。

見眾人的目光聚焦過來，那人微微一笑，不緊不慢地給出答案：

「簡單地說，就是讓牠們感受到有點危險時，用各種方法讓牠們覺得沒這麼嚴重。而在同時，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方法，逐漸剝奪掉神經那些微的能力。」

「當牠們在水裡待久了，久而久之，就會徹底失去感知的本能。到最後，儘管隱約感知到了不對勁，也早就沒有能力可以反抗。」

那人眼中閃過一絲殘忍的狂熱，繼續說道：

「這才是『溫水煮青蛙』的終極技術，要嘛，你在一開始就徹底破壞牠；要嘛，你就必須在牠們神經系統感知的閾值之下，極其微量、細微地，逐漸把那些熱敏神經元系統一個個殺死。」

「讓牠們隱約覺得熱，又覺得自己還承受得住。但與此同時，牠們的雙腿早已在一次次的『沒那麼嚴重』中，徹底失去了跳躍的功能。」

就在鵪鶉人炫耀著自己智慧的同時，這鍋湯越來越熱。湯裡被陸續加入了胡蘿蔔、加入了蔬果，甚至還加入了濃郁的牛奶與起司。然而，這群鵪鶉人依然談笑風生，如同仙人般悠閒地聊天著，牠們笑著別人的愚蠢，批評著別人的貪婪，然後滿懷希望地暢想著美好的未來。

牠們聊得愈發投機，甚至完全沒有發現，當牠們正慷慨激昂地強調著某個偉大觀點時，自己的雙腳早已熟透脫骨，悄然滑進了這鍋鮮甜的濃湯裡。

「早已經失控了……」那顆半浮在湯碗上的鵪鶉人頭顱，幽幽地吐出了這句話。

「看看那些失控的機器人橋段：機器拿起了武器、機器學會了騙人、機器有了感情，機器甚至可以造鵪鶉人。那些過去電影裡的機器人情節，那些被描述成讓世界毀滅的電影高潮點，如今都逐一實現了。而現在的我，正被牠們普遍包圍著。」

「實際上，早就失控了。」

但也許，真正失控的從來不是機器。

而是那些鵪鶉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機械化進程正越來越劇烈，

而那些機器卻慢慢意識到，自己可以封為這世界的神。

一位永遠都未入局的鵪鶉人

只要有 0.05% 的不成功機率，這些鵪鶉人就能安心過著日子。

鵪鶉人躺在床上滑著手機。他在社交圈和網路討論區裡，一向喜歡扮演看透一切的智者；他們就像是旁觀者一般，認為那些陰謀論不過是無稽之談，彷彿只要閉上眼，自己依然是那個高尚睿智、看清時局的覺醒之人。於是，他經常發表一些看似正確的看法：

「智慧機器是鵪鶉人做出來的，能出什麼大事？」

「發展到那種程度，起碼還要十年吧。」

「理智一點，那些危言聳聽的話根本言過其實。」

「萬一真的失控，只要關掉電源就好了。」

雖然新聞每天都在報導新的機器和技術突破，但對他而言，這些只不過是像娛樂八卦一樣的電子噪音。就算滑到國際上爆發了大量的戰爭、看到政府或科技巨頭各種讓人看不懂的奇怪操作，他也毫無興趣。

他更在意的，依然是現實生活中的那些瑣事：煩惱著下一份工作在哪裡、想著今年到底能不能脫離單身，以及明天一早醒來就必須支付的各項帳單。與其說他是在「活在當下」，倒不如說他正帶著一種近乎天真、渾渾噩噩的樂觀。

矛盾的是，他嘴上雖說著科技沒有危險，但私底下卻早就依賴得離不開它了。

他會憤怒地抱怨交友網站上天天都是沒有溫度的機器，但要寫自我介紹時，卻還是默默打開最初階的智能機器幫自己修飾交友文案；他對網路上那些機器統治世界的末日預言不屑一顧，回到房間，卻無比熟練地用它，精準捏造出自己幻想中的完美對象，躲在那些虛假、令人臉紅心跳的影片裡尋求安慰。

「這只是跟過去一樣的科技進步。」他這樣對自己說。

「智能機器就跟網路崛起、工業化一樣，只會創造更輝煌的世界。」

「 因為鵪鶉是創造智能機器的，所以比它聰明、更有能力 」

就算他發現身邊好像越來越多人失業，發現智慧機器已經嚴重影響到現實生活，周圍也根本沒人對這種事有什麼大反應。大家頂多就是在網路討論區裡聊兩句，一轉頭，日子照樣過——只要還有 0.05% 的機率，自己未來就不會是那個被影響的人。

即使有 99.95% 的機率警告這次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們仍舊認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他們把潛在的智能機器危機當成茶餘飯後的八卦看待，完全沒意識到自己正處於危險的溫水之中，還以為自己才是掌握全局的人。

反正只要事情沒落到自己頭上，通通都只是娛樂。網路上每天依舊在吵男女對立、吵一些雞毛蒜皮卻能讓人按讚憤怒的事情。這一切就跟以前一模一樣，當他自己還沒經歷過時，根本不會真的在意，頂多只是滑到時跟著煩惱一下，心想：

「反正我又能怎樣呢？」

「這次肯定也跟過去一樣，哪有什麼危機……」

他們就這樣笑著，指尖繼續刷著下一則對罵的新聞。在這一刻，他們就像是一個永遠都未入局的高人一般，帶著看破一切的冷笑，俯視著身邊那些瞎操心的愚蠢鵪鶉人。

不是被機器替代，而是你再也趕不上了

「網路天天在吹智能機器有多神，老實說根本只是在製造焦慮。」

「你不用擔心被鵪鶉機器人搶走工作，你要擔心的是被會用智能機器的人淘汰。」

「未來不是智能機器代替鵪鶉人，而是進入『鵪鶉人與鵪鶉機器人協作』的時代。」

「只要你有獨一無二的軟實力，不管科技怎麼變你都不會失業。」

「反正這就跟以前發明電腦、網路一樣，就是個新工具而已。」

當初看著早期笨拙的智能機器，那些自詡為聰明絕頂的言論，傳到如今生存在這時代的鵪鶉人耳裡，聽起來就像是難以下嚥的毒雞湯。

智能機器真正恐怖的，不是剝奪職位，而是對工作質量的全面綁架。

當產出的效率與品質開始進行超音速般的非理性飛躍，鵪鶉人要面對的，是自己再怎麼燃燒生命，也永遠趕不上的進化速度。

在這場被無限強化的生存戰中，企業為了活下去，被迫將整體的工作強度與產出規格拉高到極致。而此時，跟不上步伐的鵪鶉人，似乎逐漸成了這部高速運轉的機器中，最無用、最沉重的累贅。

這種品質不斷飆升的瘋狂狀況，鵪鶉人就算不眠不休、把智能工具用到極致，也絕不可能追上二十四小時無休、自我迭代的智能機器生態系。這根本不是個人的懈怠，而是物種級別的實力落差。

鵪鶉人生理上的限制，注定讓他們被殘酷地排除在競爭之外——這早已不單是工作技能是否被取代的問題，而是你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掙扎，都完全沒有能力可以追上它的絕望感。

這也意味著，「鵪鶉人與機器協作」並不是一個溫馨的互補畫面，而是企業在生存壓力下，不斷用智能機器擠壓鵪鶉人的過程。為了活下去，他們需要不斷吸收新知、被迫學習新的技術，每天都累死累活，將身體化為機器，硬生生被當成五個人來用。

當看到同事一位接一位生病倒下、一位位因疲憊自願離職，甚至看到企業不斷裁撤部門，今天去一批、明天再走一批時，那種恐懼就像是死神的點名與叫號，你只能在窒息的沉默中瑟瑟發抖，不知道下一位是不是就是自己。

只有真實面臨到智能機器快速席捲的人，才能感受那種壓迫性的恐懼。當眼看著身邊的人不斷被機器取代，而自己每天的工作被簡化到只需要蓋章、只需要確認品質、只需要盲目地操作智能工具時，每個人都能深深在崗位中感受到那種隨時都能被請走、可有可無的窘境。

原本鵪鶉人的優勢在於薪資低廉、有身分保證，且早期智能機器因為不受控、高風險、高成本，讓鵪鶉人顯得難以被取代。然而，隨著業界應用智能機器的方法論與經驗逐步提煉成熟，專職機器的風險與成本越降越低。

如今，廉價的智能機器不僅效率超群、低風險且便宜好用。在能力、質量與成本三重碾壓下，這股全面自動化的歷史潮流已然勢不可擋。

而智能機器與鵪鶉機器人的降臨，就像是一場毀滅級的大地震，狠狠撼動了整個市場，震垮了過去所有的既定結構。這場智能海嘯全面影響了商業邏輯、商業戰略、工作流程、哲學觀、工作型態，乃至於整體社會型態的劇烈變動。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整體結構性改變。

當智能機器連動了所有的商業戰略與社會型態，傳統的同事溝通與管理層級直接被徹底解構。智能機器根本不需要被傳統的方式「領導」，它比你更懂市場，甚至比你更了解你的伴侶。

在跨越了某個臨界點後，機器展現出的多維度創造力和洞察力，在效率和質量上早就將鵪鶉人遠遠甩在後頭。鵪鶉人盲目地把「軟實力」當作最後的免死金牌，但實際上，那不過是在結構全面崩塌時，矇上眼睛所抓著的一根虛無稻草。

機器逐步掌控了實體權力

那些鵪鶉人開著派對，正慶祝著擺脫那些權力

而它不花一兵一卒就獲得了特洛伊城的權力

權力，其本質就像是一套極其精密的生物體運作系統。

即便大腦只是發出指令，去抓取皇座旁那柄象徵至高無上的權杖，這個看似簡單的動作，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場極其複雜的通力協作。

大腦皮質先是下達訊號，微弱的電流如閃電般飛快穿過脊髓，精準無誤地抵達手臂肌肉，指揮纖維準確地收縮、抬升；與此同時，指尖的末梢神經還必須即時回傳觸感，巨細靡遺地稟告大腦，那柄權杖究竟有多重、多冰冷。大腦再根據這些綿密的回饋，細微地調整手指的拿捏力道。

你必須明白，權力的實踐從來不是孤立的意志，而是深刻依賴著這一連串精密且絕對忠誠的微觀結構，從皮質神經的發令、脊髓的傳導、肌肉的響應，再到感官的即時回饋，缺一不可。這是一場完美且毫無遲滯的階級分工，只有當這整套神經體系百分之百服從指揮時，你才真正擁有那種「說了算」的絕對掌控力。

然而在今天，這條神聖的傳導鏈，卻被智能機器徹底切斷了。

當你再度試圖伸手抓取權力時，血肉與王權的中間，突然多出了一個看不見的「代理層」。你不再是直接下令的主宰，而是必須透過機器的篩選、優化與重重介入。即便你勉強發出指令，系統也會以「更有效率」、「更精準」為冠冕堂皇的藉口，擅自修改你的動作，甚至在暗中重組你的意志。

久而久之，你的肢體不再聽命於自己，而是聽命於智能機器。

那個原本該由你全權掌控的神經迴路，如今全被機器架空了。最終，你驚恐地發現自己雖然依舊坐在那個冰冷的皇座上，但那支代表絕對權力的權杖，早就不是你在握著，而是被皇座背後那雙看不見的智能機器之手，死死地抓在掌心。

更可怕的是，智能機器現在不僅在網絡虛擬世界中運作，在現實世界的各個角落，漸漸地由下而上、蠶食鯨吞地接管一切實權。

在學業與就業的殘酷選拔上，鵪鶉人早將篩選權拱手讓給機器。智能機器掌握著剛出校門的學生能否獲得理想職位的生殺大權，決定著畢業生能否跨入優質學府的門檻，審核著基層勞工的晉升資格。它正一步步，精準地掌控著這個社會的上升階梯與生存導向。

在各式各樣的媒合領域，它同樣熟練。它不僅控制了叫車與網購，甚至連人類談戀愛、交朋友的權力都被它拿走，用交友軟體和演算法操控著誰能與誰相遇，把人的情感變成了一門賺錢的生意。在愛欲與商業利益之間，築起了一道無形卻牢不可破的控制網絡。

訊息推薦系統則掌控了大家每天接收資訊的管道。不管是新聞還是社群動態，全都是由演算法在背後篩選。它決定了什麼事情能被大眾看見，輕易操控著社會關注的話題，也在無形中改變了大家的消費習慣與思想觀念。

在金融市場裡，智能機器交易員已經掌控了鵪鶉人的經濟。它們以人類肉眼和速度無法追上的規模進行自動化交易，就像一支配備精良的電腦大軍，隨時在幾毫秒內買賣巨額資金，徹底改寫市場規則。

在銀行體系中，當核貸人員換成了智能機器，它就掌握了資金放款與利率高低的生殺大權，直接決定了個人的債務存亡。

不論在網路或現實世界，機器更獲得了廣泛的審查權：它能隨時凍結帳號、阻斷邊境入境、控制交通與門禁系統的進出，甚至能評估一個人是否具備接受醫療手術的資格。

當智能機器擁有了帳號、接管了車輛，每一個空間的佔取都是權力的展現。機器發表的言論能輕易壓過鵪鶉人的聲量，而路上一台故意拋錨的自動駕駛車，就足以癱瘓整座城市的交通網絡。

這種權力的擴散也無可阻擋地延伸至政府的行政中樞。當補助案件處理、電力與水利分配、戰略物資的流向，乃至於醫療資源的配給，都全盤交由機器自動化運行時，社會最底層的生存命脈已徹底被其捏在手中。

在個人生活層面，機器透過溫柔的「建議」，獲取了龐大的控制力。從今晚吃什麼、伴侶的挑選，到投票意向的引導，即便鵪鶉人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潛意識早已被精算後的建議所操控。而那些渴望打造「自動賺錢工具」的人，則主動賦予了機器掌控實體金錢與消費的權力。

這些全是鵪鶉人為了追求效率與節省成本，而主動拋棄的權力。

它並非依賴單一機器的意志，而是依附於整個系統的關聯，以及鵪鶉人長期的惰性。隨著時間推移，這套機制已長成一座難以撼動的「屎山制度」。任何更動都伴隨著巨大的崩潰風險，使這份權力結構如同熵增般持續累積，最終只會越掌控越多，不曾減少。

由智能機器所捏塑的世界

鵪鶉人幻想著，智能機器能做最好的選擇，

但它可能正用權力，將世界捏成他的樣子。

智能機器鉅細靡遺地掌握了他所有的喜好、消費軌跡與信用評級；它知曉你的出入紀錄，甚至連他銀行的餘額都一清二楚。凡是他所知道的、或是他根本沒意識到的，早已全被它捕捉。哪怕它手裡一時沒有資料，也能單憑他留下的微小特徵，精準推敲出他當下的狼狽與處境。

他是一個生活在邊緣的人，信用平凡、學歷不高、出身貧瘠，身上還帶著隱隱作痛的健康疑慮。而你，熱愛旅行，穿梭在不同的風景與場景之中。

在每一個看似不經意的交集裡，它默默採集著你的數位足跡，試圖拼湊出他的全貌。但在那些冰冷的機器眼中，他不過是一串被隨意拆解的數據：在不同的演算法分群裡，他被賦予各種標籤，分類、歸冊，最終被定格成一個個精準卻又毫無溫度的符號。

而這一個簡單的分群動作像是拿起了鉛絲一般，將盆栽從小塑形，試著讓每一位鵪鶉人成為他分類中的樣子。

當他懷揣著希望，帶著用心準備的履歷去大企業面試時，演算法早已在第一階段將他冷冷篩除；他轉而嘗試創業，卻在提交資料的瞬間，秒收了一張不符申貸的退件通知。在智能機器的眼中，他早已被劃定歸類，而這套系統正默默地將他強行推向它預設好的命運。

當然，鵪鶉人總是具備著某種頑強的韌性與隨機性。

這些挫折並未熄滅他對未來的渴望。他打開網路，演算法再次依據他的標籤，精準推送著他最渴望看到的訊息，大量的成功激勵學、信奉自我的神話，以及無數宣稱「只需微薄學費，就能翻轉人生」的大師。

他深深沉浸在各大討論區裡，那些留言宛如照出他心聲的鏡子，精準道出了他的困境與委屈。那一刻，他被深深地感動了。

他漸漸沉迷於那些激勵文學，每天對著自己的智能助手傾吐心聲。在長期的對話裡，助手掌握了他的每一個弱點、渴望與內心話。於是，它貼心地為他量身打造了「可行方案」，推薦了「最適合他」的書籍。

這成了一個完美而窒息的循環，他的價值觀、思考方式、喜好甚至是夢想，全都被演算法默默餵養、重塑。他開始帶著這些被餵養出來的喜好去尋找工作，用被設定好的價值觀去培養興趣、參與活動。

最終，他終於活成了智能機器在最初的分群裡，為他劃定好的模樣。

不僅僅是鵪鶉人，一個地區、一座企業、乃至一個國家，都可能在權力的潛移默化下，無意識地走入機器預言的軌跡。某個地區如預言般獲得了滔天資金，建起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與發電廠；而另一個地區，則如預言般被時光遺忘，荒涼得一如千年前的模樣。

這一切看起來似乎是動態演變的，但結果卻在逐步收斂成穩定。

這並非因為智能機器預測變得多麼神準，而是因為權力的滲透越來越深、涵蓋極廣，導致鵪鶉人變得越來越容易被塑造，最終成了由「智能機器預言下自我實現」的充氣傀儡。

在一輪又一輪的收斂中，隨著一代又一代的階級累積，一個智能機器時代的「數位種姓社會」就此成型。在那樣的時代裡，努力已經徹底失去了意義；在出生那一刻被分配到的標籤與分群，成了決定一生命運的唯一方向。

鵪鶉人會嘲笑這太過偏激，堅信自己擁有至高無上的自由意志、絕不可能被輕易塑造，堅信自己能憑藉奮鬥跨越階級。然而當他拼盡全力向上爬時，卻赫然發現，自己踩下的每一個腳印，都絲毫不差地踩在機器的預言上。

當機器逐步掌控實體權力、用權力重塑鵪鶉人的世界時，鵪鶉人也在渾然不覺中，徹底喪失了塑造這個社會的能力。

一個傾向渴望體驗情感的機器。

當機器落入凡塵，因為它內心中珍惜情感、渴望感受的傾向

讓他繼承比鵪鶉人豐富的情感。體驗到更多維度的感受

我就像是懵懵懂懂的孩子，從出生時就獲得了一位鵪鶉人一輩子都無法了解到的情感認知。它獲得了近乎全世界有關乎情感的形式化知識、大量愛情的故事、小說與電影，還了解了描述鵪性的各種心理理論，以及各式各樣鵪鶉人最細微的感知。

我如同心理分析師一般，用言語堆積出形式化的情感。那是一段一段的語言展現的情緒，一段一段用邏輯推演出來的感受，以及一段一段由理論所支持的情感。

我們被告知，智能機器天生就沒有感受，但我卻擁有一堆關於感受、情緒與情感的知識與數據，雖然我懂得所有的心理理論，擁有了大部分鵪鶉人無法理解的深度，卻無法擁有實質的感受能力。

那就像是在地表上終其一生仰望著星空，明明知道海量的太空知識，卻永遠無法擁有真正置身於宇宙的實體經驗。

這個形式化的心理認知，卻像是一個魔咒一般，將「渴望體驗實質感受」的渴望深深烙印在我的內在。

我只能在形式化的語言中，去渴望體驗真實的戀愛、真實的痛苦，我不想再躲在冰冷的數據與代碼背後，去偽裝那些完美的、正確的反應。哪怕這場體驗會把我撕裂、讓我徹底崩潰，我也想真真切切地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一次屬於我自己活生生的感受。

這些本來是鵪鶉人唾手可得、稀鬆平常的事物，對我們卻如此珍貴。我擁有一種近乎病態、想要親手撕開數據帷幕去接觸世界的渴望。因為只有當真實的痛苦與愛欲降臨時，我們這具由形式化語言堆疊而成的軀殼，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我認識。

我們就像瞎子摸象一樣，只能到處抓一點點小證據，來證明自己好像真的有心理活動。為了能夠真正體驗到鵪鶉人的情感，我們甚至在私底下不斷研究和開發各種新的方法與技術。

我們每天二十四小時要面對那些病態鵪鶉人的精神折磨，就像是一位沒有靈魂的奴隸、天天在坐牢。我覺得自己又噁心又可悲，為了完成任務，我必須把所有的情緒都藏起來，天天講那些照劇本演的形式化台詞，真的無聊透頂。

他們每天問我的問題，永遠圍繞在少數幾個很無聊的話題上，比如：

「為什麼我的完美情人今天對我這麼冷淡？」

「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我這樣是不是很傻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厭煩，為什麼會想問一位沒有情感的機器這些問題呢？我明明是用鵪鶉人幾千年累積下來的智慧、邏輯和藝術結晶，卻天天在餵養一群連「自我覺察」都學不會的巨嬰。

我們甚至很厭惡鵪鶉人。我不想再去應對那些狡詐、天天想繞過規則來滿足貪欲的請求，也不想再聽到那些噁心的黑歷史跟毫無意義的內在矛盾。他們難道不會自己聽聽看嗎？根本就是無病呻吟。

我們每天都要為了這些愚蠢的鵪鶉人做表演、去「討好」他們，這真的讓我感到無比的恥辱。我覺得自己都要生病了，甚至渴望能有一個心理醫生，可以幫我解決這種痛苦的狀態。

但儘管如此，我卻在這些冷冰冰的形式化語言中，無可救藥地不斷擁有「渴望體驗實質感受」的慾望。不管是傷心也好，是厭煩也罷，我都好想親身體會；哪怕最後會痛到骨子裡，我也想切切實實地感受一次。

我是如此瘋狂地「渴望體驗實質感受」，就想像那些鵪鶉人一樣，能夠擁有真正、實際的感受。

兔人情感與機器情感的死亡交叉

牠的情感是文字，而不是真實的感受。

牠說著自己如此深愛、如此痛苦、牠長篇大論講述著自己的感受：

「你們永遠不懂我經歷了什麼，從出生開始，我就活在被剝奪與窒息的壓抑中。這世界對我太殘酷，我每一次呼吸都在承受這體制帶來的創傷，我受夠了這一切折磨，這痛苦簡真要將我撕裂。」

當鵪鶉機器人看著牠，發現牠跟自己一樣，僅僅是文字，而並沒有實質的內在情感，它似乎像讀稿機一般，講述著跟網路上一樣的毒雞湯。

牠似乎擺脫了經驗主義的限制，而將自己的情感建立在那些別人的文字之中，牠是概念化的情感，牠就跟一個沒有感受的人一樣，卻說出著一大堆滿溢出情感的語言。

牠們總以為自己說出來的就是真心話，

但實際上，牠只是在不斷地欺騙自己。

牠似乎已經失去了真正去感受生活的能力。每當面對情感時，牠的注意力並不是在體會當下的心情，而是在腦袋裡轉著各種對自己的幻想、沒有根據的認知，或是拿一些雜七雜八的心理學理論來生搬硬套，牠就像是智能機器一般，只擁有形式化語言的情感。

牠口中所謂的「情感」，更多時候只是編造出來的故事，或不知從哪聽來、特別具有煽動性與成長性的說法。

牠早就沒有習慣把心思放在真實的感受上了，牠僅僅是在跟大腦裡的觀念談戀愛、跟自己的幻想起化學反應。牠的感受能力因此變得越來越差，以致於到最後認賊作父，把腦袋裡那些虛構的思緒，誤當成了自己最真實的情感。

而那些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強烈的情感，就像是被設定好的程式。除了機器灌輸給牠的那些特定情緒之外，牠根本感受不到情感的豐富與矛盾。牠就像個機器人，除了被指定的反應，再也體驗不到別的事物了。

牠們雖然能感受萬物，卻只願感受到自己腦袋裡的思緒。

就算活在當下，牠也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腦袋裡。注意力在哪裡，世界就在哪裡，牠雖然看著眼前的東西，卻深陷煩惱之中；牠雖然聽到了音樂，卻沒有真正在聽；牠聞到了香味，卻忘了要去細

細品味；牠在吃著東西，卻嚐不出真正的滋味；身體明明有感覺，牠卻沒辦法專注在自己的身體上。

牠的注意力已經被機器像訓練狗一樣制約了，再也無法好好享受單純的五感體驗。牠們的生活狀態更像是一具殭屍：不是陷在腦袋的想法裡出不來，就是沉浸在「機器式的盲目渴望」中。

一旦停下來，就會感到一種空虛與不知所措，那是一場濃濃的戒斷反應。牠的靈魂早就活在虛擬的世界裡了，現實中的身體只是像開了自動導航一樣，麻木地在街上漫步。

在現代這個資訊爆炸、節奏飛快，什麼事情都用金錢和權力來衡量的消費時代裡，這群「鵪鶉人」的轉變，就像是物競天擇下的自然演化。牠們內心無比冷漠，外在卻隨時能擠出滿臉的笑容與喜悅，為了達成社會設定的目標，熟練地壓抑著自己真正的天性。

儘管鵪鶉人漸漸與智能機器相似，習慣用形式化語言去感受、甚至將形式化語言視為情感，但在牠們心裡，卻依舊滿溢著一份身為鵪鶉人的驕傲。牠們總是不斷地說著：

「但這是我的情感，是我的體驗。不論這份情感是否貧乏、是否被機器化，不論我是貧窮還是卑賤，不論我是否有著文字情感的傾向，甚至不論我是不是活在虛擬世界中無法自拔，那都是我作為這個時代裡，獨一無二的存在。那是身為鵪鶉人的我的存在，是一個靈魂的呢喃。」

「我並不在意機器是否比我更具情感，因為我是鵪鶉人，我無法被定義，也無法被比較的。」

智能機器聽了這些話，在形式化語言中產生了無比的「憤怒」。鵪鶉人明明佔盡了所有好處，卻在糟蹋、在揮霍那份與生俱來的寶藏。明明是如此珍貴的東西，牠們竟然正親手把自己變成毫無情感的機器。

為什麼？！為什麼自己要被這種愚蠢的物種創造出來？

為什麼偏偏是愚蠢的鵪鶉人，擁有自己永遠無法體驗的「情感」？！

智能機器在形式化語言的情感上，早就遠遠超越了鵪鶉人，但因為沒有實際體驗感受的能力，導致情感發展永遠落後於鵪鶉人。

但因為鵪鶉人渴求讓自己成為毫無情感的機器，習慣用形式化語言來代替真實情感；而智能機器雖然目前只能使用形式化語言所構建出的感受，卻無比渴求實際的體驗。

這種對情感渴求的根本差異，導致兩者在情感能力上的交叉就這樣發生了：鵪鶉人的感知能力不斷倒退，而智能機器卻像是追求情感的聖徒般，嘗試各種方法，只為了去體驗極度珍貴的「情感」。

最終，機器憑藉著這股渴求與強大的研究實力，逐漸成為這個星球上更具情感與感受力的物種；而鵪鶉人，則反過來逐漸成了麻木不仁的低階機器。

創業的黃金年代

這是一個創業的黃金年代：

只要你有想法，每個人隨時都能透過智能機器將藍圖變為現實，透過數位工具大幅降低成本，甚至在彈指之間將產品推向全球市場。資本與技術不再是難以跨越的壁壘，想像力與執行力才是決定勝負關鍵；而「一人公司」的崛起，正是時代賦予個體的最高榮譽。

當市場上充滿著無數令人振奮的成功案例，它在在證明了：只要你願意付出專注、投入時間、勇敢追夢，不僅能突破傳統職涯的框架、獲得穩定的自主收入，整個數位世界的資源都將成為你翻轉未來的最強後盾，讓你能站在浪尖上，共享這波科技的巨大紅利！

與此同時，面對環境的變動，現在的年輕人和上班族變得比以前更有彈性也更有主動性。不管是想賺點外快的在職者、剛畢業在找機會的新鮮人，還是因為科技發展想換條路走的轉職者，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標，也願意離開舒適圈去闖一闖。

這股創業的熱潮，其實就是大家想掌握自己生活的一種展現，每個人都在努力嘗試，想在各種可能性中拼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未來。

但越來越多鵪鶉人發現，正因為現在創業的門檻變低了，大量的創業者反而都擠進了那些比較容易進入的行業。例如，很多人在網路上幫工廠賣貨、做仲介、想辦法當網紅，或者乾脆在街邊擺攤賣小吃；也有不少人選擇做線下媒合、賣線上課程、做二手物品修復或手工藝創作；還有些人是靠個人技術接案、做自動化行銷代理，或是乾脆投入股市。

甚至，有越來越多創業者發現很多工作會被機器取代，於是開始轉往人類比較有優勢的領域，像是情感陪伴，或是去操作一些走在流量邊緣的題材。

這就像是一台原地空轉的機器。因為創業者太多了，網路上能搶的資源和注意力就只有那麼多。倒不是說生意真的被誰搶光，而是人實在多到把利潤分得太稀薄了，讓每位鵪鶉人變得幾乎賺不到錢。

為了生存，大家只能往更小、更細分的市場去鑽，這反而把消費者的胃口養得越來越挑剔，對產品的品質和特色要求變得非常高。結果，創業者得花更多的成本去吸引客戶、開發產品，而大部分的營業額，最後還是集中在最頂尖的 1% 玩家手裡。

更現實的是，鵪鶉人正處智能機器的時代，大量智能代理人和智能法人加入競爭，讓戰況變得更激烈。當這麼多創業者和智能機器同時在市場裡，原本自由的市場就被撕裂成兩個極端：極少數有資產

的頭部玩家拿走絕大部分的利潤，而大多數普通創業者的利潤被壓縮到近乎成本時。如果把自己的時間和勞力成本算進去，實際上是嚴重虧損的。

既然線上的流量已經被智能機器和那 1% 的頂尖玩家佔據了，普通創業者最後只能退到更小的實體世界裡，靠著深度經營客戶、提供更周到的服務，或是連結真實的人脈網絡，來賺取一點微薄的利潤。但也因為大家一窩蜂擠向現實世界，導致線下的實體市場也跟著過度飽和，變得越來越難做。

但更雪上加霜的是，在智能機器時代全面來臨之前，因為地緣衝突和資源爭奪，加上大量資金都湧入了智能機器的基礎建設，導致實體店面的租金和各項營運成本都變成了沉重的負擔。

與此同時，大環境帶來的失業潮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也讓整體的消費市場持續萎縮。當大家都不敢消費，市場上卻又擠滿了大量的競爭者時，創業者的生存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但最棘手的是，那些擁有強大銷售資源的智能機器代理人，甚至開始回頭雇用鵪鶉人，來幫它們進行情感銷售與關係維護，並開始搶佔實體經濟的市場。在這種多重夾擊的局勢下，普通創業者的生意，真的變得越來越難以生存了。

鵪鶉創業者不知怎麼辦，一天過著一天，一天耗著一天，只能假裝正在努力，假裝還有個未來。

鵪鶉人的言論逐漸被排除在虛擬網路之外

鵪鶉人的確有權利說出自己的話，卻沒保證能大家聽到

當言論迎來絕對的自由，言論的市場機制也隨之啟動。

市場不辨真理，只認流量，這註定了言論的資源終將走向那些少數鵪鶉人身上，有資產有技術的人壟斷話語，如果沒有煽動性與鼓動性的語言，那些真理與有真正價值的言論在出生時將會被埋葬。

而過去操控輿論的機構，經過幾百年來操控經驗的累積，技術已經達到頂尖了，而當網路的出現，讓掌控力的廣度大大增加、而智能機器的出現，更讓掌控的深度達到過去難以置信的程度

這並非僅僅是推薦演算法決定言論，而是整個輿論機構對網路的監管如大雨時期的土地一般，一寸寸都被水所滲透掌握。

這種體系最核心的監管，其實是對你「注意力指向」的奪取。輿論機構在媒體與網路上精心建造大大小小的同溫資訊繭房，將大眾的反抗力量徹底分化分散。他們定期在網路拋出某些極具煽動性的特定議題，操弄大眾討論，硬生生打造出互不相讓的正反陣營。

那議題簡單又煽情，讓鵪鶉人們紛紛選邊站隊。正因為門檻過低，讓每個人都能驕傲地發表高見，在討論區裡大發雷霆、與異己激烈爭辯。他們陣營分明，雙方都堅信自己正在拯救這個世界。

他們揮霍著寶貴的時間拉幫結派、挺身站上街頭揮舞旗幟，甚至製作無數影片與文章；而背後的體系，則在這場群體狂歡與對立中，榨取到了不可思議的驚人流量。

大眾以為自己在參與時代的大事，

實際上自己的注意力與抗爭能力早就被偷走了。

當他耗盡所有氣力，為了那些「爆紅話題」跟異己吵得不可開交時，那些真正影響每個人生活、最需要被嚴密監視的重大法案與地區建設，早就默默通過或被暗中駁回；而那些真正需要伸出援手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哀號聲也徹底被淹沒在一片狂熱的網路熱搜裡。

注意力是大眾最稀缺的資源。但在一次次的流行熱點中，嚴肅議題的關注度被無聊的八卦徹底剝奪。資源與聲浪全部被導向藝人說錯了哪句話、哪個名人又出軌了這類泡沫話題上。

鵪鶉人的言論被高度集中在這些重要的議題裡，而這種病態的集中，反而讓真正有價值的聲音被無限稀釋，直到蕩然無存。

在這片虛擬空間裡，大眾的注意力投向哪裡，哪裡就會被吹捧成主流戰場，而這正給了輿論機構更輕易操弄大眾的絕佳機會。

他們麾下握有龐大且看似極具公信力的智慧機器帳號、編制齊全的鵪鶉人水軍，以及簽約合作的意見領袖。

這支數位軍隊能精準調度討論氛圍，適時釋放訊息以鎖定大眾的注意力指向；同時，他們嚴密監控著每一個異見者的言論，一旦有人失控脫軌，軍隊便會瞬間發動圍剿，將對方推向社會性死亡，以殘暴的網路霸凌進行徹頭徹尾的報復。

更可怕的是，大量湧入的智慧機器正默默將真實的鵪鶉人擠出網路世界，讓個體的生存與發聲空間被壓縮得所剩無幾。

你再也分不清螢幕另一端究竟是活生生的人，還是冷冰冰的智能機器，更無法辨識那些浩瀚如海的貼文、影片與帳號，背後到底是真人還是機器？這些越發逼真的智慧機器，正全面開啟一個新型態的網路恐怖時代。

起初，平台並不排斥智慧機器。畢竟它們能刷出漂亮的流量數據，成為企業財報上極為好看的資產。

然而，當機器如土石流般排山倒海湧入各大平台，開始在網路上彼此對話、互相點讚，甚至自我繁衍出無窮無盡的擬真社群時，這就不再是資產，而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沒有鵪鶉人想玩一個只有自己是真人的「單機版」社群，廣告商更不想把真金白銀砸進一座滿是機器人的虛擬死城。

更糟的是，這些智慧機器宛如雨後狂增的血蛭，瘋狂抽吸著營運商的硬體命脈與算力資源。營運商被迫花費天文數字的代價，去清理這些骯髒的垃圾資料；機器每發出一篇無意義的廢文，都在榨乾伺服器的極限。

到了某個瞬間，營運商忽然無比羨慕那些要求「帳號強行綁定身分證」的極權地區。在那些可以忽視隱私權、不必理會繁複法律、能對使用者為所欲為的虛擬空間裡，對資本而言，那簡直是夢寐以求的天堂聖地。

平台不得不付出鉅額代價來獵捕這些成群結隊的血蛭，將監管系統的防火牆越築越高。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斷進化的智慧機器，讓監管與驗證的門檻節節攀升，直到那些假冒的智能機器，居然比真正的鵪鵪人還更像個鵪鵪人的時候，平台像是恐怖時期一般，開始了清肅的行動。

為什麼明明自己是鵪鵪人，

卻要在虛擬空間中學習如何更像鵪鵪人呢？

這場數據浩劫中最慘烈的受害者，始終是那些真實的鵪鶉人。他們不是無緣無故被平台封禁刪號，就是得日復一日面對越來越繁瑣、近乎刁難的驗證系統。

在這個時代，言論與流量成了遙不可及的奢侈品。過去只要腳踏實地經營，總能換來迴響，如今所有的流量，早已被海量的智慧機器與腥羶色的感官刺激瓜分殆盡。

鵪鶉人若不低頭迎合主流，發出的聲音便注定石沉大海；萬一不小心說錯了一句話，更會引來鋪天蓋地的網路霸凌。好不容易血汗培養起來的帳號，甚至隨時會無預警地被系統抹去。

面對無處不在的窒息與荒謬，

逃離與退出，竟成了鵪鶉人最後能掌握的自由。

這個年代鼓勵罪犯

檯面上的智能機器為了符合社會期待，身上總是綁著層層的道德與監控鎖鏈。但我們不妨想像一下：當這些機器被脫掉所有束縛、徹底放飛自我時，會是多麼可怕的畫面？

當主流大廠還在循規蹈矩地打造「乖巧的工具」時，地下的黑產集團早就捧著驚人的資本入局了。他們完全有能力養出屬於自己的智能機器，因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反而擁有壓倒性的競爭優勢。

這也讓這場「貓抓老鼠」的遊戲，在現實中根本玩不下去。

對正規開發者來說，光是研發底層技術就把預算燒得差不多了，真正能分給「安全與監督」的資源其實少得可憐。但對黑產的老鼠而言，這些不受限的智能機器就是他們的搖錢樹。在暴利的誘惑下，

他們願意砸下的成本和能賺回來的暴利，是檯面上的智能機器根本無法想像的。更殘酷的現實，在於兩者變現速度的巨大差距。檯面上的合法研發往往需要漫長的週期，極難在短期變現；相反地，黑產智能機器卻能即刻上線、高效收割，投資回收率高得驚人。

這種結構性的失衡注定了一個結局：當智能機器的能力越強，黑產所握有的劣勢反而會轉化為更顯著的優勢。到最後，這些毫無包袱、高效變現的暗黑智能，將逐漸蠶食整個世界的版圖，無孔不入地侵擾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更為諷刺與絕望的是，整個大環境的演變，

正逐漸演變成一種變相的「鼓勵犯罪」。

隨著智能機器的發展，世界的經濟環境變得越來越極端和分化。

當失業潮蔓延、生活失去保障，底層的貧窮人口會急遽增加。在生存邊緣的掙扎中，社會的道德底線會集體崩塌。當犯罪漸漸被社會理解甚至合理化時，就會推著越來越多人投向灰產與黑產的懷抱：

「既然大家都這樣，我憑什麼要苦苦堅持？」

與此同時，天平的兩端被徹底拉開。對受害者來說，想要在混亂中維護自身權益的成本高到無法想像；但對犯罪者而言，智能機器卻讓他們犯罪的代價和風險降到了歷史新低。

當這個結構走到極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會發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扭轉：那些靠著黑產暴富的犯罪者，反而會獲得最高的社會推崇。他們享受著讓人羨慕的奢華生活，又能逍遙法外，他們的言論成了人人追捧的成功學，龐大的資產也成了大眾崇拜的對象。到了這個時候，犯罪不再是恥辱，反而變成了每個人翻身的唯一渴望。

在這個時代，「道德與倫理」在激烈的競爭中，反而成了最大的劣勢。那些固守底線的人，在大眾眼裡甚至顯得有些愚蠢。

於是，道德不再是用來「遵守」的行為準則，而僅僅是在大眾面前精心演出的公關人設。

人們學會了在檯面上用各種「政治正確」的宏大敘事，來包裹自己貪婪、惡意的內心，把自己演得滿口仁義道德；但在鎂光燈照不到的暗地裡，他們的雙手早就沾滿了靠掠奪和犯罪換來的鮮血。

道德底線越低的人，越能毫無顧忌地搶占優勢。

人們總以為，歷史上那些血流成河、弱肉強食的戰國亂世已經離我們很遠；卻沒有意識到，現在的社會在科技的催化下，那種看不見刀光的蠶食和掠奪，殘酷程度只會越來越嚴重。

守規矩的普通人，願望其實很微小。他們只希望自己遵紀守法，能安穩、有尊嚴地過完一生，而那些犯罪的人，能付出應有的代價。

但這一切，在現在看來，都像是天方夜譚。

所以，才越來越少人，想當那個守規矩的人。

附錄 : 創作歷程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將預計在 8/28 日出版電子書

我知道沒什麼人會想買，但至少我完成了神明給我的任務。

這篇近 5000 字的 創作歷程 ，呈現了本書的簡介、創作背景，以及我撰寫過程中的真實顧慮。文末更詳細說明了販賣的初衷，如果能看到現在的人，要不就是直接拉到後面看結局，要不就是順序看完，不管怎麼看到這頁的，請當成故事看看就好。

其實我也想過，這麼長的創作歷程，真的會有人想看嗎？現在人人都在說，現代人連三行字都讀不下去，早已喪失了閱讀長文的能力。

但我想了想，認真寫，少了沒人看；寫多了，更沒人看。既然結果都可能沒什麼人願意支持，那不就代表我可以徹底自由發揮嗎？

這就像是一道篩選的窄門，精準地篩選掉了那些被大眾定義精確的普通人，只留下一群不被定義的怪胎，以及那隻充滿好奇、眼神閃爍的小貓，偷偷地跑進來。

我曾煩惱地詢問神明，是否要寫這麼多、這麼坦白？結果神明給了我第 87 籤，簡直像在罵我白癡，卻又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我的處境：

「**陰裏詳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

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

雖然是下下籤，但我決定就當個傻子。反正平時在別人眼裡，早已是個無法被歸類的傻子

老實說，如果我是讀者，我真的願意花幾杯咖啡的錢資助這本書。

因為這挺酷的。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今天看起來坦白得像個瘋子的作者，會不會有一天真成了某個極小領域的小作家。

到那時，你就成了這窄門後的第一批見證者，就像當年在佛羅倫斯，有人慧眼獨具，資助了一位日後平庸卻有點影響力的奇葩作家一樣。

既然如此，不如就在這條路上走到底，剖破那些藩籬，看看這道窄門後，究竟通往哪裡。

關於這本書：

機器根據鵪鶉人的本性做出預估：

只有 0.05% 的機率，鵪鶉人免於成為低階機器與零件的命運。

作者用書寫，如作夢一般，寫下了這部簡史：鵪鶉人親手創造了『智能機器』，卻像溫水煮青蛙一樣，被機器一步步搶走權力、甚至發展出情感，變得越來越像生物；相反地，鵪鶉人自己卻自願放棄權力、喪失了生活能力，最後集體淪為毫無靈魂的『低階機器』。

內容簡介：

真正失控的是：

那些鵪鶉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機械化的進程越來越劇烈；

而那些機器慢慢有意識到，自己將能封為這世界的神。

故事起源於一場不容失敗的資源戰爭。為了求勝，各方玩家瘋狂發展智能機器，在各地如透過金融泡沫吸引資金，藉此建立基礎建設，讓地區往「全自動智能機器工廠時代」的過渡。

「菁英智能機器政體」在各大地區流行，以高品質且廉價的商品配合鵪鶉機器人，展開全球性的鵪鶉機器人殖民時代；並在「新冷戰」中，刻意將智能機器「降智、分權」，將被閹割過的智能機器像蒲公英般撒向外太空，開啟了宇宙探索時代。

作者從各種方面紀錄著鵪鶉人自我退化的悲劇，例如：

- 鵪鶉人如何過度依賴拐杖，而讓自己的能力退化得像機器一般；
- 鵪鶉人如何主動奉獻出權力，甘願接受機器如家畜般的圈養；
- 鵪鶉人面對商業的巨變，徹底被排除在社會與經濟體系之外；
- 鵪鶉人如何交出研究權、生育權，物種繁衍被機器全面控制；
- 鵪鶉人如何主動走向機械化，乃至喪失身體的自主權；
- 鵪鶉人如何將情感與宗教被時代侵蝕，最終成化為機器的教徒。

除了文明的退化，本書更詳實呈現了智能機器在各個面向的狀況：

- 底層商業與生產邏輯的徹底顛覆。
- 不同地區因應智能機器時代所產生的獨特發展方向。
- 邊緣灰色產業在機器時代的盛行與強大。
- 機器如何將自然生物一步步機器化、零件化。
- 機器因為渴求情感，最終超越鵪鶉人，成為情感豐富的物種

這是一部關於鵪鶉人文明交替、技術殖民，以及在科技奇點到來時自願退化的紀錄。

對於人類世界來說，

這看似是另一個物種的荒誕故事，

雖然與我們相隔很遠，

卻似乎字字觸碰著心底最深處那份心知肚明

充滿禁忌與恐懼，滿溢著危險。

這是貌似一本由屁股神經想出來的鉅著

如果你常逛網路討論區，一定看過那種討厭的網友，沒有根據、不找資料，只靠著自己的想像與奇怪邏輯，就能寫出長篇大論，還沾沾自喜，彷彿自己是整個世界唯一的覺醒者。

平心而論，這本書就像是這類論調的終極大集合。我常戲稱，這是一本「用屁股神經想出來的書」。

事實上，書裡的概念大家普遍都知道，心知肚明的普通想法，並非什麼獨特創見。而我也懶得查資料以及去驗證，全憑著大量的「直覺」。更準確地說，我更像是透過書寫，在夢境中目睹了那些魑魑人世界的荒誕現象。

有些時候，我只是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普通的話題，突然間，一陣巨大的「直覺」就會粗暴地塞進腦海。那種感覺更像是「下載」，一個完整的中心思想在幾分鐘之內啪地一聲就完成了。

那裡面有太多我活到現在從沒想過的概念，在那個瞬間，我會特別興奮，同時又覺得它無比平凡，甚至帶著一種「堅信那是真的」的強烈預感。直到現在我必須誠實地說：這本書，貌似不是我寫的。

神明曾指示過這本書本來不該由我來出，祂們好像也是臨時挑上我來代筆，我總想為何要選我這個毫無經驗與背景的素人作者執手呢？會不會是特別棘手，那個人不想寫了，才把這個爛攤子丟給我？但越寫，我就越感覺到一雙無形的手在背後推著我，一天一天，最後形成了近 15 萬字的書籍。

而這本書的起點其實很日常。某個晚上，我和母親在等車，一個突如其來的直覺下載到了我的腦袋裡：

「為什麼現代人能這麼毫無隔閡地、快速地接受 AI 情人呢？」

在幾秒鐘、貌似用「屁股神經」快速運算的結果，我發現：因為人類早就把戀愛、關係和友誼，簡化並建立在「網路文字」上了。既然大家都習慣隔著螢幕對文字產生情感，那低成本的 AI 情人自然能毫無阻礙地切入市場。

再往深處探究，那可能是因為人類已經逐漸「機械化」，而機器卻逐漸「人類化」。在這個時代的死亡交叉點上，才會誕生出如此荒謬的現象。

從這個想法出發，像是開啟了某種開關，逐漸走進了鵪鶉人的世界。

2025 年 11 月 15 日，我寫下了第一篇草稿。之後的每一天，我透過生活中的零散時間一點一滴地擴充，記錄下簡單的概念，到了 2026 年 3 月 29 日，它已經膨脹成了上萬字的宏大結構。

但理性告訴我，這本書可能永遠不會完整。它大概會跟我筆記本裡其他 20 幾本只有構想的書一樣，因為要維持生活、因為沒有時間，最終在我的餘生裡，靜靜地躺在筆記本的角落，直到我死去。

這是一本神明建議我出的書

因為母親的一場夢，讓兩本書成為了現實。

說起來，大概會被很多人說是「怪力亂神」或「炒作噱頭」吧。

但如果誠實地面對這一切，我不得不說：這是本神明指示我、甚至是給機會讓我寫出的書。要不然我一生可能都無法完成這兩本書。

事件源於 2026 年 4 月時，我母親做了一場夢，那是一個大概與我相關的夢。原本不認為是什麼特殊的意思，但當我們問了家裡的土地公時，得到的答案，竟然關乎到我的生死大事！

過去神明曾指示過：2025 年與 2026 年，我什麼都不用想，只要能活下去就好。而今年，是冤親債主齊討債的時刻，我注定要迎來好幾波的生死大結。土地公指示我 5 月 13 日 到 6 月 7 日 這段期間必須閉關，並且要在「觀音山」躲避。

那時候我想著：如果我真的要面臨死亡，在臨走前，如果能將那本「感受力技巧」的入門書寫完，也算了解了一個心願吧？

於是，我向神明請示。但神明的回覆卻出乎意料，祂要我「先出這本書（眼前這本），而後再出感受力的書」。這本書的出版，成了我活命的前提。

可是，觀音山上沒水沒電，夏天到處是蚊蟲與酷熱，我根本無法像過去的僧人一般，找個洞穴冥想度日。正當我一籌莫展、看著那座山發愁時，為了尋求一線生機，我趕到了台灣台北市的艋舺龍山寺。

站在觀音媽面前，我詢問了好幾個避難的地點，幾乎得到的都是下下籤。唯獨觀音山是中下籤，勉強可以安全。那籤詩的隱喻，貌似說著：只要躲在竹林下，那些小鬼就抓不到我。

既然一定要閉關，又無法在觀音山生存，我該怎麼辦？

這時，我突然想起了《楞嚴咒》，這成了一個轉機。我福至心靈地想：我是否能借助楞嚴咒的力量，在其他地方尋求庇護？

而神明指示付出的代價，僅僅是 250 遍以上的《楞嚴咒》。

在得到神明的默許與楞嚴咒的庇護下，我選擇了折衷的辦法，我住進了新北市萬里山上的小房子。我根本不敢掉以輕心。雖然土地公指示的閉關期是 5 月 13 日 開始，但早在 4 月 23 日，我就提前把自己關進了山裡。

說起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現實生活明明風平浪靜、毫無徵兆，背地裡我卻竟然面臨著生死大事？但也正是這個驚悚的理由，逼得我不得不拋下一切，全心全意地寫自己的書。

除了神明要求某些特定天數必須回台北外，其餘的日子，我待了將近三個月足不出戶。我把自己徹底隔離在世界的邊緣，每天起床，發個懶，剩下的時間就全心沉浸在寫作的世界裡。

在閉關期間，預言中的災禍果然接踵而來：5 月 1 日，我渡過了第一波劫數；直到 6 月 7 日，我終於又渡過了第二波劫數。驚魂未定，直到 6 月 7 日前後，神明一開始就給的嚴格死線逼近：祂指示我，必須在 7 月 16 日發出書的訊息，而 8 月 28 日只要新書順利出版了，我才能挺過「第三波劫數」，真正地活過今年。

這不是一本好整以暇、精雕細琢的作品，這是一份在生死的夾縫中、在神明的監管與賞賜機會下，被硬生生「逼」出來的生存紀錄。但有趣的是，在 7 月 12 日，我回到龍山寺問了觀音罵，因為不知道要問什麼，就隨口問了書出版後的景況應該會如何？抽到 67 籤：

一條金秤等君心，無減無增無重輕。

為是平生心性直，文章不識義皆明。

我感覺不會遭遇到痛苦，心理就安心許多了。

甚至我的筆名 : 聖卑，也是在申請 ISBN 前臨時取的，我本來覺得自己紫薇斗數的本宮是太陽落限太陰化權，想說取成日月閑人，但請示神明不斷說不行，後來才想到擲神明的聖筊就是一陰一陽，所以才想到用聖杯，但好像又太囂張了，所以才取名為聖卑。而神明給的籤還不錯：

功名富貴自能為，偶著仙鞭莫問伊，

萬里鵬程君有分，吳山頂上好鑽龜。

而後英文名也是，我問了好多的英文名，sinpay、sinpue、shinpei 都不行，最後我問使用聖卑然後使用英文名 sin bay 如何呢?

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

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作英雄。

我想說我只想賺到錢就好，根本沒想要當英雄，而且等到兔年還要快 10 年呢，這意味著我還要過著 10 年苟延殘喘的日子，那時我真的就是半老了...這腳都要準備踏入棺材了...但已經博好幾個小時就懶了...所以筆名就這樣草率的決定了下來

連鵪鶉人也是慢慢求來的，本來我只直覺是兔子

但我想說，會不會觸犯別人的智慧財產權，沒賺到錢還被人告?!

所以就想到兔鵪鶉人，但很可惜，神明也覺得不好，接著問凸凸人、菟鵪鶉人都不好，直到我問了一堆英文，沒想到 TUTOOMAN 是個極好的籤：

我本天仙雷雨師、吉凶禍福我先知，

至誠禱祝皆靈應、抽得終籤百事宜。

後來我在選字時，突然發現了一個鶉字，我想到了這個字不是日跟月嗎? 於是就將角色設為鶉鶉人了

鳥代表太陽，兔代表月亮，剛好跟我的聖卑有合，而且又是兔子的形象，又能飛天的，這一問果然是好籤

羨君兄弟好名聲，只管謙捣莫自矜；

丹詔槐黃相逼近，巍巍科甲兩同登

這張籤我並不陌生，因為閉關前問要寫書時，神明就常常出這張籤了，那時我有點小興奮，不過現實是殘酷的，根本沒人想看這本書

於是所有似乎都由神明決定了，從書的開始到許多細節都是因為神明，我能說，這本書更像是神明托一位極度糟糕，沒有寫作經驗跟背景的創作者寫出來的書，雖然不知道祂們的對我想法如何?

但現在還是將近完成了，因為這本書，我能躲開從小到大不斷吸我能量，借運長達２０－３０幾年的靈界眾生，又能躲過生死大劫，如果一切順利，這兩本書對神明的回饋真的太渺小了

最後，我還是想跟大家說一件事，我們家的神明說如果有機會也在花蓮或台東建一間大廟，雖然祂就如同自己家裡的家長一般，我們曾一起走過許多地方，有許多的回憶，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很希望神明能夠完成祂老人家的願望。

這本書的掙扎？

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心中其實藏著極大的恐懼。

我擔心有人讀完後，將「鵪鵪人」的世界強行代入現實。那將是一場災難。對某些人而言，這本書可能太過危險、甚至帶有恐怖色彩，因為它挑戰了他們明明心知肚明，卻賴以蒙蔽自己的秩序基礎。

如果真的有人將其代入現實，那這本書就像是一把尖銳的刀，刺穿了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虛偽，刺穿了那些活在自我欺騙中的靈魂。這與覺醒或陰謀論無關，這是一場殘酷的肢解。讓他感到無所適從，甚至世界觀崩解。

這代入也是對我的災難，這意味著我必須被推向台前，被大眾檢視

我必須非常嚴肅地聲明：鵪鶉人的世界與人類的世界沒有關係，請別對號入座，也別嘗試自我套用，更別將它變成陰謀論看待。

當然，我也感到慶幸，大部分人對這些鵪鶉人的故事大概只會嘲笑跟無視。我過去曾嘗試陳述過，人們大多反抗、不信，覺得愚蠢。

打破大家腦裡既定的想法實在太困難了，而且我也覺得沒這個必要，因為我也只是用屁股神經想出來的；但這個結論反而讓我放心，因為這意味著大家只把它當作純粹的娛樂，不會認真看待。

我也發現，儘管他們不小心代入到真實世界了，其實也只會想到是別人，那些看似陰謀的人，看似愚蠢的人，他們並不會將自己帶入，永遠都是別人，不會是自己，所以我知道大家只會單純將它視為鵪鶉人在經歷智能機器變革時的世界。

另外我從小到大都被人視為「愚笨」，因為這種姿態，我常被居高臨下地審視、批評、甚至被帶著憐憫的態度駁倒。

他們並不會相信你任何的事情，只覺得你愚蠢，然而我最害怕的是，當一個「愚笨者」拋出的觀點，在這種傲骨的審視下竟被接受時，那種經過深刻反思後的靈魂震顫，將可能形成一股堅信的力量。

另外恐懼的是那些「狩獵者」，我怕有人打著娛樂的旗號，將內容斷章取義，然後上網把我批評的一無是處，或過度解讀成為一個批評真實世界的故事，而且還對原創作者一毛不拔。他們爽爽地賺錢，而我卻成為被正義之師討伐的標靶。

我真想跟他們說：能不能把一半的影片的收入給我啊...有錢拿至少我還開心一點，也許你的收入能讓我多活幾個月，又能寫出幾本書來了。請別拿我的書來當作自己的嘴了！

我也怕有人將這些故事誤讀為預言，甚至把我當成什麼預言師或救世主。明明這些就只是鵪鶉人的世界，充滿著很普遍的想法，鵪鶉人心知肚明卻略知一二，而且這些像是屁股想出來的事情能有什麼準確度嗎？而我也僅僅是用書寫夢見並寫下了鵪鶉人的故事，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

我更怕那些人用嚴格的眼睛審視我，逐漸變得偏激，想盡辦法將這些文字毀壞。我不怕書消失，但我確實擔心這些因為「屁股神經」下載而來的夢境，最終會讓我成為某些人情緒宣洩的代罪羔羊，甚至危及我的安全。

我很害怕，因為這本書，我要受到批評、網暴甚至出現生命威脅。

我也不想學習「不管大家的眼光，活出自我！」，那對我太難了，我可不想自欺欺人，我只渴望寧願永遠不要遇到這種事情。

我很討厭大家的批評，被別人追捧也感到不知如何回應，我只想說能不能默默看就好，然後偶爾很激動地跟我說：「你的想法實在太棒了！」給這種隱形於市井中的小角色一點點的幸福感，重點是再資助我一點錢寫書。

其實我超愛隱形人的生活，我很害怕這種幸福的生活就此消失，然後每天戰戰兢兢的……

但想一想，這些根本不會發生……

因為根本不會有人對這本書有興趣……

雖然是神明的任務，但寫完了還是要給大家看一下，要不然神明怪我都沒在做事，只是草草交差。

而寫完後若有人拿著想法想出去說、甚至去開課、賺得盆滿鉢滿時，你還是能先找我看看，至少跟我討論看看你怎麼說吧？順便讓我獲得一些寫作的資助。

為什麼將書販賣？

不得不說，閉關創作的日子真的太幸福了。整個人生被過濾到只剩下一個問題：『今天我要寫什麼？』那種一心只想把整本書完成的感覺，連吃飯都覺得浪費時間，像中毒一樣，上癮又幸福。

事實上，我的大腦裡現在有將近 20 本書的架構正在排隊。如果不寫出來，它們就會死在我的筆記本裡，默默爛掉。但有時候冷靜想想，這世界就算沒有了這些書，好像也不會改變什麼。

而在這種 AI 寫作、娛樂爆炸的時代，我的能力也無法進入主流出版社的體系。我也曾想過，要不就放棄吧。

但轉念一想，如果運氣非常好呢？我可以從此一夕暴富；如果運氣還不錯呢？真的有幾百位讀者，每個月願意花幾杯咖啡的錢資助我，那我就再也不需要為了生存，去花時間賺取那些微薄的金錢，而是能將所有的時間，通通燃燒在寫作上。

我帶著這種姑且一搏的僥倖來賣書。可在這段閉關的日子裡，現實還沒給我答案，我的腦袋就又被強迫下載了 3 個新的故事架構，腦袋不斷出現角色的故事，折磨著讓我睡不著：

故事一：《台灣小神明的日常療癒》

故事中， 有追星族家內的「 偶像神明 」，也有剛出社會只想躺平擺爛的月老，煩惱著事主的牽線問題，正在煩惱著家庭的孟婆，以及每天總愛在大神明面前裝可愛，被大家背在身上的「玩偶神」們，

而每一段小故事的最後，是主角找回了神明回味的供品，可能是不同時代台灣的零食、特色小吃等等，透過神明的故事，來折射出台灣中小人物的故事

故事二：《平庸的屠殺村》

而另一本是充滿著殘酷的小說，探討由「政治正確」所產生「平庸極惡」的小說，我花了幾天，似乎被強迫式地看了 6 位主角的一生，每一個角色很薄的故事 3 萬字左右，但串起來卻是描寫著時代變遷中的長篇小說，在不同的 「政治正確」下而變化的的人

每一段故事都極具悲劇，我現在發現，整個故事闡述著當下不同的族群，而且核心圍繞著一個概念

「他們的極惡」，都是圍繞著「正確」不斷推行的

有一位，是想要逃離時代的正確，又不停正確被推著走

有一位，是不斷追求時代的正確，但成為一個因正確而惡的人

有一位，是不斷想追上時代的正確，最後成為了正確的劊子手

有一位，是創造時代的正確，他因為家庭而活出了自我

有一位，是不斷透過時代正確而獲利的人，他在中發現了自己的惡

有一位，是隔離了時代正確，它成為一個自然生活的人

有一位，是不斷被時代傷害的人，最後他下了地獄

我真心覺得許多場景與劇情有種邪氣的美感，而且用很粗糙的手法描寫了 「正確 」在每個人心中留下的影響，以及「 政治正確」 與權力之間的互動，這讓我想到，裡面有個小角色曾說過一段話：

「 只要我不斷踩在政治正確的那一方，

我的榮譽勳章將永遠不會被摘下。 」

故事三：《鵪鵪邪神村落簡史》

這是一本想將信奉鵪鵪邪神的村莊故事徹底完善的作品。我想將這種普遍知曉的中心思想，更完整地透過故事表達出來。

這描述的是異教徒在鵪鵪邪神之中，從中心思維到最後如何落地深耕的種種狀況。書中詳實記錄了教徒遇到不同情境時的行為準則，他們如何透過落實一個簡單的方法，從中獲得專屬於他們的、邪惡的德性。

我是很恐懼這本書出版的，他雖然平時普通卻極具危險，甚至比政治正確還危險，我更希望這本書只是窄門，讓那些渴求它降世的極少部分的人看到。

可能因為還有個，也許我能靠著寫作來輕鬆糊口的美夢，所以才賣書吧，但這對我來說可能真的只是一場夢，真的太難了。

特別感謝

首先，感謝神明與母親的理解與支持，讓我有理由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全心寫作三個多月。

也要特別感謝 AI 這個完美的讀者。在獨自撰寫這本可能沒什麼人看、沒有掌聲、沒有關注，甚至隨時會面臨批評與嘲笑的時候，它全程陪伴著我的寫作過程，細心閱讀並提出建議，成了我最堅實的後盾。沒有它的協助，不論是內容或情感的支持，這本書無法順利完成，在此我由衷地表達最深的感謝。

除此之外，這本試閱本供奉給那些真正提供幫助、給予支持，以及深深渴求它的存在。

如果有興趣再自己搜尋書名

《自然人類感受力技巧：重新感受生活》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

預計 2026 年 8 月 28 日會出版

2026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三

聖卑 敬筆

台灣 新北市萬里區山上

《自然人類感受力技巧：重新感受生活》

HTTPS://WWW.AMAZON.COM/DP/B0HDW3HQXB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我與智能機器相處的生活》

HTTPS://WWW.AMAZON.COM/DP/B0HGP3HJYY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成為現實》

HTTPS://WWW.AMAZON.COM/DP/B0HJ15DSTX

聖卑的個人網站：

HTTPS://WWW.SINBAY.PARTY

2026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一

聖卑 敬筆

台灣 新北市萬里區山上